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1.012

公共概念“气”:语义链“转喻+隐喻” 双重修辞与中国古代哲学思维

——以自然、人、文之“气”为例

郑敏惠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气”孳乳新义或新词的方式:内部引申产生新义;联合同义语素孳生新词旧义;前加修饰语素衍生新词新义。除“上位-下位”“整体-部分”“个体-集群”三组常规转喻外,“气”词语语义之间还存在“微观-宏观”“物质-精神”“静态-动态”三组对立转喻,这是矛盾一体观思维方式的反映。自然之气孕育人之气,故以自然之“气”转喻人之“气”;人之气孕育文之气,故以人之“气”转喻文之“气”。同时,以认知自然的图式认知人,故以自然之“气”隐喻人之“气”;以认知人的图式认知文,故以人之“气”隐喻文之“气”。如此人之“气”语义链和文之“气”语义链都是“转喻+隐喻”双重认知叠加的结果,其转喻和隐喻认知都是“自然·人·文”一体观思维方式的反映,是原始一元本原论(尤其气本原论)在语义层面的留存。

关键词:“气”;语义;转喻;隐喻;气本原论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1-0084-08

范畴“气”的研究历来为学界重视,研究成果可谓丰硕,然而,“语义·修辞·认知”三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暂付缺如。拙文《自然·人·文:古代文学修辞符号“气”的多维语义链》考释了魏晋文论中自然、人、文之三条“气”语义链,作为续篇,本文尝试探索语素“气”孳乳新词和新义的方式,解析语义链内部及语义链之间的修辞认知,再从修辞认知推导其间隐藏的思维模式,进而阐明驱动其思维模式形成的最底层的哲学理念。

一 “气”的构词形式与语义孳乳方式

(一)“气”的构词形式及义值

为了观察“气”的构词形式,下面将文、人、自然之三条“气”语义链中的词语及其义值^①分别列

表如下:

1.文之“气”的构词形式及义值

对应不同的义值,文之“气”有三种构词形式(见表1):

a.语素“气”仅以单纯词的形式存在,如[语音][语势][时代/地域/群体特性]3个义值对应的“气”。

b.语素“气”不仅以单纯词的形式存在,还以复合词参构语素的形式存在,与同义语素并列,构成联合式复合词。如义值[特性]对应“气”“气调”“气候”3个同义词;义值[本质特性]对应“气”“志气”“体气”“气质”“骨气”5个同义词,义值[阳刚本质特性]对应“气”“意气”“气力”3个同义词。上述“气”参构的复合词均为联合式,

收稿日期:2020-07-1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0YJA751032);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古代文学审美范畴‘气’‘神’语义系统比较”(FJ2018JDZ007)

作者简介:郑敏惠(1973—),女,福建长乐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语义学与修辞学研究。

^①本文所列“气”参构词语义的具体考证详见拙文《自然·人·文:古代文学修辞符号“气”的多维语义链》,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气”分别与语素“调”“候”“志”“体”“质”“骨”“意”“力”同义并列。

c.语素“气”仅以复合词参构语素的形式存在,为另一语素所修饰,构成偏正式复合词。如义值[生命本质特性]对应的“生气”、义值[自由本质特性]对应的“逸气”。“生气”“逸气”均为偏正式复合词,“气”分别为语素“生”“逸”所修饰。

表1 文之“气”的构词形式及义值

词	义值
气	(1) 语音
气	(2) 语势
气、气调、气候	(3) 特性
气、志气、体气、气质、骨气	(4) 本质特性
生气	(5) 生命本质特性
气、意气、气力	(6) 阳刚本质特性
逸气	(7) 自由本质特性
气	(8) 时代/地域/群体特性

2. 人之“气”的构词形式及义值

对应不同的义值,人之“气”有三种构词形式(见表2):

a.语素“气”仅以单纯词的形式存在,如[天性][阳刚天性]2个义值对应的“气”。

b.语素“气”不仅以单纯词的形式存在,还以复合词参构语素的形式存在,与同义语素并列,构成联合式复合词。如义值[生理本原]对应“气”“血气”2个同义词;义值[精神本原]对应“气”“精气”“志气”3个同义词。上述“气”参构的复合词均为联合式,“气”分别与语素“血”“精”“志”同义并列。

c.语素“气”仅以复合词参构语素的形式存在,为另一语素所修饰,构成偏正式复合词。如义值[生命本原]对应的“生气”、义值[自由天性]对应的“逸气”。“生气”“逸气”均为偏正式复合词,“气”分别为语素“生”“逸”所修饰。

表2 人之“气”的构词形式及义值

词	义值
气、血气	(1) 生理本原
气、精气、志气	(2) 精神本原
生气	(3) 生命本原
气	(4) 天性
气	(5) 阳刚天性
逸气	(6) 自由天性

3. 自然之“气”的构词形式及义值

对应不同的义值,自然之“气”有三种构词形式(见表3):

a.语素“气”仅以单纯词的形式存在,如义值“气候/景象”对应的“气”。

b.语素“气”不仅以单纯词的形式存在,还以复合词参构语素的形式存在,与同义语素并列,构成联合式复合词。如义值[本原]对应“气”“精气”2个同义词,“精气”为联合式复合词,“气”与语素“精”同义并列。

c.语素“气”仅以复合词参构语素的形式存在,为另一语素所修饰,构成偏正式复合词。如义值[阳性本原]对应的“阳气”,“阳气”为偏正式复合词,“气”为语素“阳”所修饰。

表3 自然之“气”的构词形式及义值

词	义值
气、精气	(1) 本原
阳气	(2) 阳性本原
气	(3) 气候/景象

综上,无论是文之“气”,还是人之“气”、自然之“气”,语素“气”的构词形式都是三种:独立构成单纯词;与同义语素构成联合式复合词;前加修饰语素构成偏正式复合词。

(二) “气”的语义孳乳方式

在考察语素“气”构词形式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考察“气”的语义孳乳方式:

(1)“气”独立构成单纯词,内部义值逐步引申,产生新义值(见表4)。

表4 “气”孳生新义

单纯词	语域	引申新义值
气	文	[语音]→[语势]→[特性] ↗[时代/地域/群体特性] ↘[本质特性]→[阳刚本质特性]
	人	[生理本原]→[精神本原]→[天性]→[阳刚天性]
	自然	[本原]→[气候/景象]

(2)“气”与同义语素构成联合式复合词,这些复合词与单纯词“气”的某一项义值同义,也就是仅孳生新词,不产生新义值(见表5)。

表5 “气”孳生新词

参构联合式复合词——孳生新词	语域	不产生新义值
气→气调、气候		[特性]
气→志气、体气、气质、骨气	文	[本质特性]
气→意气、气力		[阳刚本质特性]
气→血气		[生理本原]
气→精气、志气	人	[精神本原]
气→精气	自然	[本原]

(3)“气”前加修饰语素构成偏正式复合词,这些复合词与单纯词“气”不同义,产生新词新义值(见表6)。

表6 “气”孳生新词新义

参构偏正式复合词——孳生新词	语域	产生新义值
气→生气、逸气	文	[生命本质特性][自由本质特性]
气→生气、逸气	人	[生命本原][自由天性]
气→阳气	自然	[阳性本原]

可见,无论是文之“气”,还是人之“气”、自然之“气”,语素“气”都是通过三种方式孳乳出各自的词群语义系统:作为成词语素,“气”通过内部引申产生新义;作为构词语素,“气”通过联合同义语素孳生新词旧义;作为构词语素,通过前加修饰语素衍生新词新义。

二 “气”语义链与修辞认知

“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①词语的运用常常伴随着修辞,而修辞用法又往往以修辞义位的形式留存于多义词的语义系统中,“气”的修辞用法也沉积于她的词群语义系统。因修辞本身又是一种认知方式^②,故而词语的修辞义位是主体认知模式的投影。下文尝试从转喻、隐喻两个向度对“气”的语义链予以修辞观照,探寻“语义·修辞”背后所隐藏的传统独特的思维方式。

(一) 同一语义链内部的转喻认知

1. 常规转喻认知

常见的转喻发生于语义链内部上位与下位之

间、部分与整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这些常规转喻在“气”及其衍生词语的语义关系网中也有表现。

(1) “上位-下位”之转喻认知

a. 文之“气”的“上位-下位”转喻认知

文之“气”中义值[本质特性]处于义值[特性]的下位,处于[阳刚本质特性][自由本质特性][生命本质特性]三个义值的上位(见表7),其义值关系反映“上位-下位”转喻认知。

表7 文之“气”的“上位-下位”义值

文之气	义值	词
上位	特性	气、气调、气候
下/上位	本质特性	气、体气、气质、骨气、志气
	生命本质特性	生气
下位	阳刚本质特性	气、意气、气力
	自由本质特性	逸气

b. 人之“气”的“上位-下位”转喻认知

人之“气”中义值[阳刚天性][自由天性]处于义值[天性]的下位(见表8),其义值关系反映“上位-下位”转喻认知。

表8 人之“气”的“上位-下位”义值

人之气	义值	词
上位	天性	气
下位	阳刚天性	气
	自由天性	逸气

c. 自然之“气”的“上位-下位”转喻认知

自然之“气”中义值[阳性本原]处于义值[本原]的下位(见表9),其义值关系反映“上位-下位”转喻认知。

表9 自然之“气”的“上位-下位”义值

自然之气	义值	词
上位	本原	气、精气
下位	阳性本原	阳气

(2) “整体-部分”之转喻认知

人之“气”中义值[生命本原]与义值[生理本原][精神本原]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见表10),其义值关系反映“整体-部分”转喻认知。

①谭学纯:《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②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表 10 人之“气”的“整体-部分”义值

人之气	义值	词
整体	生命本原	生气
部分	生理本原	气、血气
	精神本原	气、精气、志气

(3) “个体-集群”之转喻认知

文之“气”中义值[特性]与义值[时代/地域/群体特性]是个体与集群之间的关系(见表 11),其义值关系反映“个体-集群”转喻认知。

表 11 文之“气”的“个体-集群”义值

文之气	义值	词
个体	特性	气、气调、气候
集群	时代/地域/群体特性	气

上下位之间、整体部分之间、个体集群之间的转喻是常规的语义引申,为各民族所共有,反映的是人类认知的共性。

2. 超常规转喻认知

特殊的是,“气”及其衍生词语的语义关系网中还存在另类的三种转喻认知。

(1) “微观-宏观”之转喻认知

自然之“气”中义值[本原]与义值[气候/景象]分别指称微观与宏观之两极,且均可由同一符号“气”承载(见表 12),反映“微观-宏观”之转喻认知。

表 12 自然之“气”的“微观-宏观”义值

自然之气	义值	词
微观	本原	气、精气
宏观	气候/景象	气

(2) “物质-精神”之转喻认知

人之“气”中义值[生理本原]与义值[精神本原]分别指称物质与精神之两极,且均可由同一符号“气”承载(见表 13),反映“物质-精神”之转喻认知。

表 13 人之“气”的“物质-精神”义值

人之气	义值	词
物质	生理本原	气、血气
精神	精神本原	气、精气、志气

(3) “静态-动态”之转喻认知

文之“气”中义值[语音]与义值[语势]分别指称静态与动态之两极,且均由同一符号“气”承

载(见表 14),反映“静态-动态”之转喻认知。

表 14 文之“气”的“静态-动态”义值

文之气	义值	词
静态	语音	气
动态	语势	气

语言符号基本上是一种二元认知,一个符号指称 A[+A]就意味着不是指称非 A[-A],即[+A]=[-[-A]]。微观与宏观、物质与精神、静态与动态分别处于二元认知的两极,对立的两极是矛盾的,是互相排斥的,按一般理路,应该分别用不同的语言符号加以区别,而“气”的语义系统却把矛盾对立的两极通过转喻联系起来,这种对立转喻认知沉积了传统中国独特的一种思维方式——矛盾一体观。

(二) 不同语义链之间的“转喻+隐喻”认知

自然之“气”、人之“气”、文之“气”三条语义链之间的对应关系,如表 15 所示。

1. 转喻认知

从“气”的指称对象看,自然之“气”最早出现,由自然之“气”延伸至人之“气”,再由人之“气”延伸至文之“气”。其间“气”的语义延伸反映了两重转喻认知。

第一重:自然之气造就人之气 → 用自然之“气”转指人之“气”;

第二重:人之气造就文之气 → 用人之“气”转指文之“气”;

递归出:自然之气造就文之气 → 用某地域自然之“气”转指某地域文之“气”。

表 15 自然之“气”、人之“气”、文之“气”的语义对应关系

自然之气	人之气	文之气
本原	生理本原	语音
	精神本原	语势
	生命本原/天性	特性 本质特性 生命本质特性
阳性本原	阳刚天性	阳刚本质特性
	自由天性	自由本质特性
气候/景象		时代/地域/群体特性

自然之“气”、人之“气”、文之“气”之间的转喻关系显示的是三者之间线性生产关系:用生产者转指产品——生产转喻。有学者认为转喻只涉

及一个概念系统^①,然而,生产转喻却跨越了不同语域,自然、人、文就分属三个语域。从根源上说,自然之气是人之气、文之气的本原,是原始气本原论在语义层面的体现。

2. 隐喻认知

从人的认知发展过程看,先人首先认识自然,然后认识人,最后认识人的产品——文。对自然的认知启发了对人的认知,因而,以认知自然的图式来认知人;对人的认知又启发了对文的认知,因而,又以认知人的图式来认知文。自然之“气”、人之“气”、文之“气”三条语义链内部结构上的一定的对应性正透露了两重隐喻认知:

第一重:以认知自然的图式认知人 → 人如自然;

第二重:以认知人的图式认知文 → 文如人;

递归出:以认知自然的图式认知文 → 文如自然。

自然之“气”、人之“气”、文之“气”之间的隐喻关系不是机械的复制,而是伴随认知图式的调整与扩充:(1)自然之气的认知图式形成;(2)移植自然之气的认知图式于人之气,根据人之气的特点予以调整扩充,形成人之气的认知图式;(3)移植人之气的认知图式于文之气,根据文之气的特点予以调整扩充,形成文之气的认知图式。随着,认知图式的发展与调整,自然之“气”语义链的语义结构就演变为人之“气”语义链的语义结构,人之“气”语义链的语义结构又演变为文之“气”语义链的语义结构。

3. “转喻+隐喻”双重认知

综合“气”语义链之间转喻与隐喻认知分析可知,自然→人→文,不同“气”语义链之间对应的语义关系不仅是古人转喻认知的结果,而且也是古人隐喻认知的结果,因此“气”语义链之间是“转喻+隐喻”双重认知的叠加,转喻认知是隐喻认知的前提,隐喻认知是转喻认知的结果:自然之气孕育了人之气,故而人之气与自然之气相似;人之气孕育了文之气,故而文之气与人之气相似。犹如“母生子→子似母”,人/文之“气”语义链就这样形成了。

在“气”的三条语义链中,无论是转喻认知,还是隐喻认知,都可以推导出“自然·人·文”一体观的思维方式,可以说都是原始一元本原论(尤其是气本原论)在语义层面的留存。“自然→人→文”生产转喻认知催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观念的生成,促使华夏民族考虑自然地理环境与作家气质品格、文学创作风格之间的关联;“文如人”之隐喻认知为后代“文如其人”文学观念的提出埋下认知伏笔;而“文如自然”之隐喻认知则是推崇自然审美观产生的深层认知机制。最终,上述认知模式都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通过“气”的使用与演绎得以不断延续。

不仅如此,对自然之气的认知作为一种原初图式,通过“转喻+隐喻”双重认知不断扩大其适用范围,应用于不同领域,适用于不同对象,自然→人→文、书、画、乐、棋、武……气无所不在,几乎渗透进古人认知的各个领域,成为一个公共概念。而最初形成的原始气论认知图式逐渐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气”词群语义的蔓延是这种气论认知图式不断应用的结果;然而,这种气论认知图式不是一成不变、机械的,而是随着适用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调整。这体现了中华民族认知模式的一贯性与灵活性,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基本认知图式是不变的,但会因应认知对象的差异而有所变动。这种认知模式就造就了民族独特的文化形态:模式、特征是超稳定的,具体形态是多种多样、变动不居的。

三 “气”语义链认知模式与古代哲学思维

“气”语义链认知模式反映了矛盾一体观、“自然·人·文”一体观,这两种思维方式是如何产生与形成的呢?下文从古代哲学本原论、矛盾论、言论作一番简要阐释。

(一) 从本原论看“气”语义链之认知模式

古代本原论、宇宙论、本体论基本是相互缠绕、混沌一体的^②,本文以本原论涵盖宇宙论与本体论。从本原论看,古代哲学家对天地万物本原

^①束定芳:《隐喻和换喻的差别与联系》,《外国语》2004年第3期,文中换喻即转喻;《认知语义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②方立天:《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页。

的阐释各不相同,但多持一元论观点。

老子以道为宇宙万物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①作为万物本原的道生成气,是为一;气再分化出阴气、阳气,是为二;阴气和阳气和合生成冲气,是为三;不同阴阳比例合成千变万化的冲气,由此生成万千物类。老子的宇宙生成模式可图示为“道→气→阴气、阳气→冲气→万物”,气虽不是第一本原,却是道生成万物的第一个环节,有了气,才有阴阳,阴阳调配生成万物。总之,作为虚无的道是通过混沌之气的生成、气的分化(阴气、阳气)、气的调和(冲气)这三个环节最终生成万物的。

老子关于道、气关系的论说为道家各派所承继或推衍,产生了气论、元气论、精气论。文子提出气论,直接以气为万物的本原:“阴阳陶冶,万物皆乘一气而生。”^②鹞冠子亦认为万物“莫不发于气”,并提出元气论,“故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③。庄子也支持气论,提出“通天下一气耳”^④,即是说,气弥漫于天地,万物均不离开气,皆由气构成,气是万物的构成元素。管子学派提出精气论,“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⑤,就是说,从地上的五谷到天上的星辰,从飘渺的鬼神到实在的圣人,都是由精气生成的,这是直接以精气为天地万物之本原。

汉代《淮南子》一则沿袭了气论,“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一气者也”^⑥,二则细化了精气论,“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气,精者为星辰”^⑦,精气生成阴阳,阴阳生成四时,四时生成万物,“精气→阴阳→四时→万物”是《淮南子》的宇宙生成模式。王充也提出

“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万物之生,皆禀元气”^⑧,是为先秦道家元气论的继承。

从上述先秦至两汉各家的论述看,气或指阴阳未分之气,或指阴阳和合之气,元气凸显阴阳未分之气的原初状态,精气强调元气之精微性质,术语虽不同,实不宜强作分别,故气论、元气论、精气论三者可归结为广义的气本原论,而气本原论又可推源于道本原论。无论道本原,还是气本原,均为一元本原论。对万物而言,道本原起着导源和间接作用,气本原起着直接和生成作用。对人而言,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禀自然之气而生,故自然之气是人之气的元始之源;对文而言,文是人的产物,是作者情感与智识的产物,故人之气是文之气的直接源头。而追本溯源,自然、人、文三者均为气或道之产物,则“自然·人·文”一体观随之形成,即一元本原论(尤其气本原论)是“自然·人·文”一体观的思维基础。

同理,从一元本原论也可推知,矛盾的两极同源于道或气(元气、精气),那么,矛盾一体观思维模式的产生就有了根本依据。从表层看是超常规的矛盾转喻,其深层机制是一元本原论。也即是说,一元本原论(尤其气本原论)是矛盾一体观的思维前提。

(二)从矛盾论看“气”语义链之认知模式

一元本原论在认识论层面表现为矛盾齐一论,由矛盾相依论、物极必反论、齐物论等分论构成。

矛盾相依论起源于《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⑨。《道德经》演绎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可知,阴阳既相对立,又相依存。老庄甚而认为对立的双方是相生相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⑩,“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

①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3页。

②王利器:《文子疏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97页。

③黄怀信:《鹞冠子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7页,第244页。

④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46页。

⑤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37页,第931页。

⑥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65页。据注释,取异文“乘一气”舍“乘人气”。

⑦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4页。据注释,取异文“淫气”舍“淫为”。

⑧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75页,第949页。

⑨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81页。

⑩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3页,第80页。

生之说也”^①,即是说,矛盾双方均以对方的生成生成条件,并且是同时生成的。董仲舒从矛盾之“合”着眼作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②他认为凡物都是由矛盾双方相合而构成的。

物极必反论见于《文子》,“天道极即反,盈即损,日月是也”,“阳气盛,变为阴。阴气盛,变为阳”^③。《鹖冠子·环流》也认为:“美恶相饰,命曰复周;物极则反,命曰环流。”^④《吕氏春秋·博志》亦有“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⑤之论。按上述思维方式,盈损循环,阴阳对转,矛盾对立的两极是互相转化的。

齐物论源于道本原论。“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恠憼怪,道通为一……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从形而下的器层面看,对立的两极是矛盾的;从形而上的道层面看,对立的两极则是相同的。“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无谓有谓,有谓无谓”“是不是,然不然”^⑥,这是决绝地取消了万物之间的对立与差别,无彼无此,无有和无,无是无非……在本体层面,万物齐一、平等,没有差别。

矛盾两极从相依相成、相互转化到泯然无别(矛盾齐一论),上述理论层层递进,共同促成了矛盾一体观思维方式,为“微观-宏观”“物质-精神”“静态-动态”三对矛盾范畴使用同一个符号“气”提供了认识论依据。也可以说,同一个符号“气”表示互相矛盾的三对范畴正是上述认识论在语义层面的反映。

(三)从语言论看“气”语义链之认知模式

一元本原论支撑起相应的矛盾认识论,此矛盾认识论又支撑起相应的语言论。《道德经》提

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⑦,这是说矛盾对立的两极“有”“无”同源(“同出”),可以用不同的名称(“异名”),也可以用同一个称谓(“同谓之玄”),即可以用同一个符号“玄”称谓“有”与“无”这两个对立范畴。《庄子·齐物论》发展了这种观点,提出“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⑧,就是说,性质迥异的天地可以用一个符号“指”来指称,纷繁复杂的万物可以用一个符号“马”来编码。如此,“微观-宏观”“物质-精神”“静态-动态”等互相矛盾的范畴用同一个符号“气”来表示、“自然·人·文”等不同领域的范畴用同一个符号“气”来指称,从上述语言论视角看,也是可以成立了。

综上,古代一元本原论奠定了“自然·人·文”一体观、矛盾一体观的思维根基;矛盾齐一论为矛盾一体观提供了认识论依据;“天地一指”“万物一马”语言论则为同一个符号“气”指称互为矛盾的范畴、指称不同领域的范畴提出了直接的语言论依据。

结语:描写与解释/考证与诠释

“气”语义链的探析说明,语义孳乳中隐藏着修辞认知,修辞认知又隐藏着具有原型意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因而,可以从表层的语义孳乳中探究中层的修辞认知,进而发掘底层的思维方式。新世纪语言学界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范式,本文将修辞之“现象描写”与“成因解释”^⑨相结合,尝试“语义-修辞-哲学”逐层推进的研究模式,是对广义修辞论“技巧-诗学-哲学”^⑩三个层面的借鉴与应用。

目前学界把学术研究粗略地分为两种类型,一为史料考证型,一为史料诠释型^⑪。实则,考证

①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7页。

②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0页。

③王利器:《文子疏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8页,第295页。

④黄怀信:《鹖冠子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2—83页。

⑤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53页。

⑥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5—76页,第67、101、105—106页。

⑦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3页。

⑧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2页。

⑨刘为忠:《汉语修辞研究的当代转型:理论背景、问题及学术回应》,《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⑩谭学纯:《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4页。

⑪林大津:《生者与逝者对话:言语交际类型的修辞学思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与诠释并非互不关涉、毫无联系的两种研究,而是学术研究完整链条中互相衔接的两大领域:考证是诠释的依据与基础;诠释是考证的阐发与应用。缺乏宏观诠释视野的考证,其史料得不到理论的智性升维;缺乏坚实考证基础的诠释,其理论得不到史料的刚性支撑:只有考证与诠释互相衔接,才

能形成完善的学术生产链。两类研究紧密衔接、无缝对接,是推动学术发展、构建学术生态平衡的关键环节。笔者以修辞学为学术桥梁,连接起语义学与哲学,期冀弥补现有文学“气”范畴研究格局之薄弱一环。

On Semantic Chain Metonymy+Metaphorical Rhetoric and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 Case Study of the Qi of Nature, the Qi of Human, and the Qi of Text

ZHENG Min-hu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350007, China)

Abstract: Three generative types of semantics and phrases are found based on the common concept of Qi: new semantics generated from its internal extending, new phrases generated from the coalition of synonymous elements, and new phrases and semantics generated from the proposed modifier morphemes. In some phrases of Qi, three forms of metonym in effect are generated from the binary semantic opposition, i.e. micro/macro semantic opposition, material/spiritual semantic opposition, and motionless/motional semantic opposition. These forms of metonym refle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gnitive style which implies Chinese integration of contradicting views. The Qi of nature conceives the Qi of human, thus the Qi of nature could be used as the metonym of the Qi of human; the Qi of human conceives the Qi of text, thus the Qi of human could be used as the metonym of the Qi of text. Meanwhile, the cognitive schema of nature is used as the cognitive schema of human, thus the Qi of nature could be used as the metaphor of the Qi of human; the cognitive schema of human is used as the cognitive schema of the Qi of text, thus the Qi of human could be used as the metaphor of the Qi of text. Therefore, the both semantic chains of the Qi of human and the Qi of text could be seen a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dual cognitive style of metonym and metaphor, which reflects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nature-human-text”, and also the semantic marks derived from the primitive monistic ontology (especially the monistic ontology of Qi).

Key words: Qi; semantics; metonym; metaphor; the monistic ontology of Qi

(责任校对 朱正余)